

汝寧府志卷二十三

藝文

汝陽縣

雜論

西桓 寬

客曰余觀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燦然皆有天下而南而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南朱子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俊竝進四方輻輳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論太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辨者陳其詞閭閻焉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畧觀矣然

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墨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激切而不燥斌斌然斯可謂宏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尙權利辟畧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然大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隤

其姓以及厥宗車丞相卽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羣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司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何足選哉

大旱對

周舉

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二儀交媾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爲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

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成湯遭災以大事尅已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皆以精誠轉禍爲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爲城國魚鱉爲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循其實猶緣木求魚卻行求前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

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
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
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

上言刺史奏事

東漢張酺

臣聞王者法天熒惑奏事太微故州牧刺史入奏事所
以通下問知外事也數十年以來重其道歸煩擾故時
止勿奏事今因以爲故事臣愚以爲刺史視事歲滿可
令奏事如舊典問州中風俗恐好惡過所道事所聞見
考課衆職下章所告及所自舉有意者賞異之其尤無
狀逆詔書行罪法冀勅戒其餘令各敬慎所職於以衰
滅貪邪便佞韓詩外傳曰王者必立牧方三人所以使

窺遠牧衆也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獄訟而冤
失職賢而不舉者入告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
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耶如何乃有饑寒而
不得衣食獄訟而冤失職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
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辟
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
所以開四目通四聰

汝潁士優劣論

孔融

融以汝南士勝潁川士陳長文難融答之曰汝南戴子
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於道中潁川士雖抗
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

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潁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
汝南府許掾教太守鄧晨圖開稻田數萬頃累世獲其
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效如
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潁川士
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
俱下潁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
洪爲太尉掾弟殺人當死洪自劾詣闕乞代弟命便飲
醢而死弟用得全潁川士雖尚節義未有能殺身成仁
如洪者也汝南翟子威爲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
莽潁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爲國者也汝南袁公著
爲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潁川士雖慕忠讜未有能投

命直言者也

風俗通序

應劭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來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橫好惡殊心真偽紛爭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散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比誼會意爲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襍襲龍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如邱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

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
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
生故言語歌謠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
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
尚書天子巡狩至於岱宗觀諸侯見百年命大師陳詩
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
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繇此言之爲政之要
辨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嘗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求
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
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子有梗槩
之法楊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

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閎麗也張竦以爲懸諸日月不刊之書子實頌聞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故聊光啟之耳昔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爲難矣并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上桓帝疏

陳蕃

臣聞齊桓修霸務爲內政春秋下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勅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

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疎
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
產百萬之資子孫尙耻愧失其先業况乃產兼天下受
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
得之勤苦耶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啟聖意收而戮
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
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
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
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于陛下有何恨
愬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
謫已爲過甚况乃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

法華經卷第二十三
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讐超沒侯覽財物浮
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沒財已幸
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
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
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
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曉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預
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
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于土地洽于下休貞符瑞豈
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當自勉強敢以死陳

司空袁逢碑

蔡邕

凡所臨君明而先覺故能教不肅而化成政不嚴而事

治其惠和也晏晏然其博大也洋洋焉信可兼三才而
該剛柔無射於人斯矣銘曰天鑒有漢賜茲世輔顯允
厥德昭允休序戔戔雍宮禮樂備舉穆穆天子孝敬允
敘降拜屏著奉饋四序威儀聿修化溢區宇乃尹京邑
總齊禁旅

周巨勝碑

蔡邕

君諱勰字巨勝陳留太守之孫光祿勲之子也君應坤
乾之淳靈繼命世之期運元懿清朗貞勵精粹體仁足
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總六經之要括河洛之機援天
心以立鈞贊幽明以揆時沉靜微密淪於無內寬裕宏
博含乎無外巨細洪纖罔不綜也是以實繁於華德盈

於譽初以父任拜郎中疾去官察孝廉是以郡守梁氏
外戚貴寵非其好也遂以病辭太守復察孝廉乃俯而
就之以明可否然猶私存衡門講誨之樂不屑已也又
委之而旋故大將軍梁冀專國作威海內從風世之雄
材優逸之徒莫不委質從命而顛覆者蓋亦多矣聞君
洪名前後三辟卒不降身由是搢紳歸高羣公事德太
尉司徒再辟三辟察賢良方正州舉孝廉皆病不就擾
攘之際災眚仍發聖上詢諮師錫策命公車特徵君仰
瞻天象俯察人事世路多險進非其時乃託疾杜門靜
居里巷外無人跡庭生蓬蒿如此者十餘年強禦不能
奪其守王爵不能滑其慮至延熹二年乃更闢門延賓

享宴娛樂及秋而梁氏誅滅十二月君卒然則識幾知
命可觀於斯矣洋洋乎若德雖崇山千仞重淵百尺未
足以喻其高究其深也夫三精垂耀處者有表爰在上
世作者七人焉有該百行備九德齊光日月洞靈神明
如君之至者與亶所謂天民之秀也享年五十不登期
考遐邇歎悼痛心失圖乃相與建碑勒銘以旌休美其
辭曰厥初生民天錫之性有寵有醇有否有聖伊惟周
君允卜其正誕茲明德自貽哲命煥乎其文如星之布
確乎不拔如山之固追踪先緒應期作度潛心大猷覃
思德謨邈世無悶屢辭王寮洋洋泌邱予以逍遙勉爾
童蒙是訓是教瞻彼榮寵譬諸雲霄優哉游哉侔此宏

高名振華夏光耀昆苗清風丕揚德音孔昭

司徒袁公夫人馬氏靈表

蔡邕

維光和七年司徒袁公夫人馬氏薨其十一月葬哀子
懿達仁達銜恤哀痛靡所寫懷乃撰錄母氏之德履示
公之門人觀文感義采石於南山謠之羣儒假貞石以
書焉夫人右扶風平陵人也曾祖中水侯祖將作大匠
考南郡太守中水侯弟伏波將軍女在淑媛作合孝明
誕生孝章婚姻帝室世爲名族夫人生應靈和德精性
妙角犀豐盈實有偉表溫慈惠愛慎而寡言幼從師氏
四禮之教早達窈窕德象之儀及笄求匹明摭供治婦
業孝敬婉孌畢力中饋後生仰則以爲模憲自公厯據

王室官至宰相夫人營克家道扶翼政事聰明達乎中
外隱括及乎無方不出其機化導宣暢童子無驕逸之
尤婦妾無捨力之愆故能窮生人之光寵獲福祿之豐
報春朝政於王室躬柔繭於蠶宮春秋六十有三寢疾
不永懿等追想定省尋思髣髴哀窮念極不知所裁乃
申辭曰於穆母氏其德孔休思齊先始百行聿修宣慈
惠和恩澤並周義方之訓如川之流俾我小子蒙昧以
漉不享遐年以永春秋往而不返潛淪大幽嗚呼哀哉
几筵虛設幃帳空陳品物猶在不見其人魂氣飄飄焉
所安神兄弟何依姊妹何親號咷怛曾不我聞吁嗟
上天何辜而然傷逝不續往者不旋